

<<怎么办? 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怎么办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55173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55176

出版时间：2008-1-1

出版单位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车尔尼雪夫斯基

页数：438

译者：蒋路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怎么办? >

前言

尼古拉·车尔尼雪夫斯基(1828—1889)刚一涉足俄国文坛,便引起广泛的注意。二十七岁上宣读硕士学位论文《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》,向声誉正隆的黑格尔老人提出有力的挑战,震动了彼得堡大学的校园内外。

《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》和一些品评当代诸家的文章,又以同样的青春锐气,打破了自别林斯基逝世以来评论界的停滞局面。

《莱辛及其时代、生平和活动》这部专著,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识,而且说明他目光敏锐,能结合本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实际需要,来介绍和研究外域作家。

一八五六年,车尔尼雪夫斯基受《现代人》主编涅克拉索夫重托,负责该刊的编务。

他在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下,闯过审查上的大小关卡,使《现代人》变成革命民主派的讲坛。

他的评论范围,也从美学和文艺扩展到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历史等诸多方面。

一八六一年欺骗性的“农民改革”(废除农奴制)以后,他直接投身革命的行动,进一步触犯了官府的禁忌,于是监视、告密、匿名信和黑名单纷至沓来。

一八六二年六月,《现代人》被勒令停刊八个月;七月,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下狱,囚居彼得保罗要塞。

可是狭小的单人牢房限制不了他的思维空间。

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,审视现实,构想未来,怀着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奋笔疾书,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,写成了影响深远的小说《怎么办?》。

《怎么办?》

有个副标题:《新人的故事》。

“新人”主要指书中的平民知识分子,其次是平民化的贵族拉赫梅托夫。

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,从贵族以外的各阶层选拔和培养的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、新式官吏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员,他们中最优秀的民主主义者在“农民改革”后领导解放运动达三十余年,成为上承十二月党人、下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代英豪,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前正是最受爱戴的平民知识分子领袖。

他笔下的洛普霍夫、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都出自寒门小户,经历过许多生活忧患,全靠本身刻苦努力,才在荆棘重重的社会上闯出一条新路。

他们蔑视权势、财富、门第等陈腐的价值标准,坚定地献身于民主和科学事业,并利用各种机会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。

韦拉和她的朋友们创办的缝纫工场,对生产、经营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合理措施,试图把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应用于实际,而韦拉的第四个梦中出现的美好世界,则是他们奋力以求的最高目标。

他们的观念、言行、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,截然不同于原先俄国文学中常见的“多余的人”。

“新人”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一样,相信理性应该而且可以主宰生活,它具有最高的权威,既是反思传统、评价现实的准则,又为设计未来提供了依据。

他们也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纠葛,把通常以悲剧告终的男女间三角关系变成一种和谐的、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。

韦拉爱上丈夫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;洛普霍夫假装自杀,使大家相信他已不在人世,然后秘密出国。

韦拉拿到前夫亡故的证件,取得合法再醮的资格,同基尔萨诺夫正式结婚。

过了些时候,洛普霍夫化名比蒙特回国,娶了韦拉的女友卡捷丽娜。

此后两个家庭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洛普霍夫、基尔萨诺夫和韦拉是正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,但他们无力领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解放运动。

他们还不够成熟,对那个试验性的劳动者合作组织——缝纫工场抱有过高的期望,未能及早抛弃由渐

<<怎么办? >

进途径达到合理社会的幻想。

为了让读者领略一下真正的群众领袖的风姿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里引出一个拉赫梅托夫，只是由于审查上的限制，他显然言犹未尽，有些地方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。

拉赫梅托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，头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，洛普霍夫等平常的“新人”同他相比，犹如一座平常的房子之于雄伟的宫殿。

他出身豪门，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通过劳动、漫游、严格的斯巴达式乃至苦行僧式的生活和繁忙危险的地下活动，不断地磨砺和调节自己，重新塑造自己，把一切奉献给养育他的人民。

人民的需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针，同时，他又要设法提高人民的自觉性；这正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。

拉赫梅托夫重视实践，却不是狭隘的、目光短浅的实干家，他有良好的理论修养。

他和韦拉谈到事业和爱情时，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分析和透视能力。

也是这一席长谈，表明他那严厉、阴沉、粗犷的外貌下，隐藏着一颗多么温柔善良的心。

他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，一样有七情六欲，革命家必要时可以节制它，但无法灭绝它。

拉赫梅托夫的形象着墨不多，而在小说的思想内涵上却起着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，因为他回答了本书书名提出的问题：要摆脱专制暴政和农奴制残余，俄国人民该怎么办？

《怎么办？

》中的“新人”信奉作者倡导的新伦理观——“合理的利己主义”。

针对宗法制社会压抑个人要求的古老传统，针对宗教界关于克己节欲、舍弃世俗权益以换取来生幸福的道德说教，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积极争取自己应得的福利。

他强调利己是人的天性，人人都选择对自己好处最多或坏处最少的做法，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。

韦拉的母亲当然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

洛普霍夫为了帮助韦拉挣脱家庭的束缚，不惜抛弃他的锦绣前程；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扶危济困的好风格，只是因为他想娶她。

婚后韦拉另有所欢，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，不得不下决心“退出舞台”，“而利己主义却改变我的姿态，使我装出一副品格高尚、舍己为人的样子”，他断言，所谓自我牺牲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在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貌似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感情，我们便会看出，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、个人快乐、个人幸福的思想，仍然是那种叫做‘利己主义’的感情。”

“你以为母爱果真那么纯洁？

孩子夭折的时候，你听听母亲的哭诉：“我的天使！我多么爱你！我为你受过多少苦，熬过多少夜！”这里着重的还不是“我的”和“我”？

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或贬低英雄行为和崇高事业，更不是说，人不能够为公众效力，甚至献出生命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光照千古的典范，他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，在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年之后，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东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卡达亚服满七年苦役，继而放逐到更荒僻寒冷的维柳伊斯克，并断然拒绝了官府的诱降，直至一八八三年才重返俄罗斯本土，在警察监视下度完余生。

他所经历的大劫大难，使他有权获得“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”的称誉。

但他可以说，他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对待这一切的，因为他虽然受尽煎熬，却保全了节操和良心，他由此得到的欣慰和自豪感，便是他给自己的最大报偿或利益；如果他在反动派统治下偷生苟活，或被捕后变节屈膝，他将负疚终生，遭受世人唾骂，这对自己更为不利。

可见“新人”的利己主义不同于庸俗的自私自利，他们的“利”必须受理性的调节和制约，他们的“己”是具有社会性的“己”。

他们利己而不损人，或者人我兼顾，义利双行，既要实现自我价值，又能实现社会价值。

当有关各方的利益互相抵触的时候，就根据整体大于部分、多数大于少数的“几何定理”来妥善解决，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，民族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，其余类推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这样架起一座桥梁，使人从利己主义自愿过渡到为公众服务的大道上去。

<<怎么办? >>

《怎么办？

》一问世，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。

一方面是官府查禁，保守派抨击、嘲笑乃至恶毒咒骂，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：“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，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，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，对俄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

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。

”（《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》，1905）《怎么办？

》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，并且长期传诵不衰，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。

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，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，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。

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，他说，假如把《怎么办？

》同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相比，《怎么办？

》无疑处于劣势。

“然而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，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。

《怎么办？

》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——譬如说——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。

”（《尼·加·车尔尼雪夫斯基》，1890）普列汉诺夫这番话，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。

蒋路 1994年5月

<<怎么办? >

内容概要

《怎么办?》一问世，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。一方面固是官府查禁，保守派抨击、嘲笑乃至恶毒咒骂，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：“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，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，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，对俄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。”（《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》，1905）《怎么办?》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，并且长期传诵不衰，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。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，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，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。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，他说，假如把《怎么办?》同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相比，《怎么办?》无疑处于劣势，“然而”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，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。《怎么办?》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——譬如说——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”。（《尼·加·车尔尼雪夫斯基》，1890）普列汉诺夫这番话，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。

作者简介

俄国革命家、哲学家、作家和批评家。
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城一个神父家庭。
18岁进彼得堡大学文史系。
从此经常接近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，潜心研究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，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1850年大学毕业，次年重返萨拉托夫，在中学教授语文，宣传进步思想。

书籍目录

I 一个傻瓜	II 傻瓜案的初步侦查	III 序	第一章 韦拉·帕夫洛夫娜在娘家的生活
第二章 初恋和正式结婚	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	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	第五章
新的人物和结局	第六章 布景的改换	附录	第四章第十七节定稿译文 第四二九页
初稿文			

章节摘录

韦拉·帕夫洛夫娜的教养很寻常。她认识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以前，她的生活虽然显出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，但是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而在行为举止方面，她当时就有些了不起了。

韦拉·帕夫洛夫娜是在戈罗霍夫街上，在花园街和谢苗诺夫桥之间一幢多层楼房里长大的。如今这幢楼房给标了个相应的门牌号码，可是一八五二年还没有这种号码，只在门口题着“四品官伊凡·扎哈罗维奇·斯托列什尼科夫房产”的字样。

题词是这么说。

不过伊凡·扎哈罗维奇·斯托列什尼科夫一八三七年就已去世，从此房东便是他的儿子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，——房契上又这么说。

但是房客都知道，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只是房东的儿子，真正的房东是安娜·彼得罗夫娜。

当时这座楼房也跟现在一般高大，有两道院门和四道临街的正门，往里头是三个院子。

一八五二年，沿着临街一座最考究的前楼梯走上去，在二楼，正像今天一样，住着女房东和她的儿子。

安娜·彼得罗夫娜现在一如当年，仍然是一位仪态不凡的太太。

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现在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，当时是个又魁梧又漂亮的军官。

如今沿着第一个院子旁边许多后楼梯中间最脏的一座走上去，在四楼右首的一套房间里，究竟住着什么人，我不知道。

一八五二年，那儿住的却是房屋管理人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·罗扎利斯基，一个强壮的、同样是魁梧的男子，和他的女人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，一位精瘦而结实的高个子太太，此外还有他们的成年女儿——她就是韦拉·帕夫洛夫娜——和九岁的儿子费佳。

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除了管理房屋，还在一个司里当副科长。

他这门差事没有什么油水。

管理房屋倒有些油水，但是为数有限。

换了别人，捞的钱会多得多，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却像他自己所说，是有良心的。

因此女房东对他很满意，他经管十四年，攒下家财近万，而从女房东荷包里得到的不过三千，其余都是从周转中积累起来的，对女房东无损：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把钱拿去放债，专收细软做押头。

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也有一宗小财产，她对她的干亲家们说是五千左右，其实不止这些。

约莫十五年以前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变卖了一位做官的兄弟遗下的浣熊皮袄、旧衣和家具，给这宗财产打下了基础。

她卖得一百五十来卢布，也拿去经营抵押放款，她干起来比丈夫冒失得多，上过好几回当。

有个拆白党用身份证做押头，向她借了五个卢布，那身份证原来是一件赃物，为了摆脱干系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只好再倒贴十五卢布。

还有个骗子用金表做押头，向她借了二十卢布，那只表原来是从一个遇害者身上扒来的，为了摆脱干系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又只好吃一次大亏。

不过，尽管她遭受了她那位放债慎重的丈夫所能避免的各种损失，她的利润却增加得更快。

她还找出一些特别的生财之道。

有一次，——当时韦拉·帕夫洛夫娜还小，如果女儿已经成年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决不会当着干这个，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不干呢？

反正小孩子还不懂事！

韦罗奇卡自己确实不会懂得，幸亏厨娘对她解释得很明白。

厨娘本来也不想解释，因为小娃娃不应该知道这些，但是她为了跟姘夫饮酒作乐，被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狠狠地打了一顿以后（不过玛特辽娜的一只眼经常带着伤，不是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而是姘夫打伤的。

这样也好，因为伤了眼睛的厨娘不值钱！

<<怎么办？>

），心里憋不住，就那么捅出去了，——这样，有一次，一位不同寻常、花枝招展的熟识的漂亮太太来找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，并且留下做客。

头一个星期她过得挺安静，只是有一位同样漂亮的文官常来看她，他送给韦罗奇卡糖果，又送了几个上好的布娃娃，还送了两本带插图的小书。

一本书上印着野兽、都市风光等精美的图画；至于另一本书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等那男客一离开，就从韦罗奇卡手中抢走了，所以韦罗奇卡只见过这些图画一次，是他自己当面指给她看的。

那位熟识的太太这样住了个把星期，家里平静无事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整个星期没有接近过放伏特加的食橱（她不把开食橱的钥匙交给任何人），而且既不打玛特辽娜，也不打韦罗奇卡，又没有大声骂过谁。

后来有一天夜间，女客突然发出可怕的叫喊，屋里扬起脚步声和忙乱声，不断地吵醒韦罗奇卡。

第二天早上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走到食橱旁边，比平日多站了一会儿，尽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运气好，谢天谢地！”

”她甚至把玛特辽娜叫到食橱边，说道：“随便喝一点吧，玛特辽努什卡，你也够辛苦啦，”接着，她一反平日酒后的常态，不打人也不骂人，却吻了吻韦罗奇卡，躺下睡了。

后来家里又安静了一个星期，女客没有叫喊过，只是不出房门，然后便走掉了。

她走了两天，一位文官——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位文官——领着警察前来，将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骂了好一阵。

但是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丝毫不肯让步，口口声声说：“您的事儿我根本不知情。

您查查户口簿，看是谁在我这儿住过！”

是我的熟人萨瓦斯佳诺娃，在普斯科夫做买卖的，我要讲的就是这些！”

”文官骂了又骂，终于走了，从此再没有露面。

这是韦罗奇卡八岁上看见的，到了九岁，玛特辽娜才给她解释是怎么回事。

但是这种事情只有过一次，其他的事五花八门，可是为数也都不多。

韦罗奇卡是个十岁小姑娘的时候，有一回陪母亲上旧货市场，走到从戈罗霍夫街转入花园街的拐角处，没料到母亲在她后脑勺上打了一下，训斥道：“傻瓜，你只顾盯着教堂瞧稀罕，干吗不往脑门上画十字？”

你想必也知道，好人没有不画十字的！”

”韦罗奇卡十二岁进寄宿中学，又请了个爱喝酒但是很和善的德国人教钢琴，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，因为贪酒，收费倒很低廉。

她不满十四岁就给全家缝衣服，好在她家人口不多。

韦罗奇卡快到十六岁的时候，母亲开始这样数落她：“洗洗你的脸吧，你这张脸呀，就像是茨冈女人！”

可洗也白搭，这么个丑丫头，不知长得像谁。

”为了面孔黑，韦罗奇卡受过许多气，她也一向认为自己不好看。

原先母亲差不多只给她披破布条，现在却替她打扮起来。

韦罗奇卡经过打扮陪母亲上教堂时，心里却想：“这些服装对别人倒合适，我可无论穿什么——穿印花布裙衫也好，绫罗绸缎也好，总归是个丑茨冈女人。

长得俊真好。

我多么希望长得俊啊！”

”韦罗奇卡满了十六岁，就不再跟那位钢琴老师学习和上寄宿中学，而开始在她的母校任教。

以后母亲又给她找来了别的教职。

过了半年，母亲再也不把韦罗奇卡叫做茨冈女人和丑丫头，却比从前更认真地替她打扮起来，据玛特辽娜——这已经是第三个玛特辽娜，原先那个玛特辽娜的左眼经常带着伤，这一个却伤了左颧骨，但不是经常如此，——告诉韦罗奇卡，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的上司，一位脖子上挂着勋章的大首长，准备向她求婚。

真的，司里的小官员都说，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挺赏识他，处长对自己的平级表示过这样的意见，说他要娶一位漂亮的太太，即使她没有陪嫁也行；他还表示过这样的意见，说

<<怎么办? >

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是个好官员。

这件事如何了结，谁也不知道，但是处长确实郑重地准备了好久。

这时却冒出了另一次机会。

少东家来跟房屋管理人说，他母亲请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拿几种壁纸的样品去看看，因为母亲想把她住的那套房间重新装饰一下。

这类命令先前是由管家传达的。

事情当然很明白，何况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和她丈夫全是老于世故的人。

少东家进来坐了半个多钟头，还赏脸喝了一杯芽茶。

第二天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便送给女儿一只过了押期的带扣环的项圈，又给她定做了两件考究的新裙衫，单是衣料，一件就值四十卢布，另一件五十二卢布，外加绉边、绦带和工钱，两件裙衫竟花了一百七十四卢布，至少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是这样对丈夫说的。

韦罗奇卡却知道总共还没有花上一百卢布，因为订购时她也在场。

但是凭着一百卢布，也满可以做两件考究的裙衫了。

韦罗奇卡喜欢裙衫，也喜欢那项圈，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这件事——母亲终于答应给她去科罗辽夫鞋店买双皮鞋，因为旧货市场的皮鞋太难看，科罗辽夫的产品穿在脚上却非常熨帖。

裙衫没有白做，少东家从此常来管理人家中，他自然是跟女儿谈得多，跟管理人夫妇谈得少，管理人夫妇自然要把他当作宝贝。

做母亲的免不了要开导开导女儿，总之一切都适得其当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事，用不着我来描写了。

P11-15

<<怎么办? >>

编辑推荐

《怎么办？》
》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”。
(《尼·加·车尔尼雪夫斯基》，1890)普列汉诺夫这番话，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。
《怎么办?》为2008年1月第1次印刷。

<<怎么办? 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